



书人书话

□张海

书法是笔墨的艺术

篆书

我平时写篆书不多,相对其他书体而言,自己在篆书上下的工夫较少。古人留下来的篆书,多是刻铸的遗迹,而如何使篆书表现笔墨意趣,经多年思考,大体想法是遗貌取神,重在体现用笔和用墨的变化,章法上有行无列,参差错落,自然率意。

草书

或曰草书难认。书法是笔墨的艺术,内容难认与否不是主要标准。苏轼诗云:“论画以形似,见与儿童邻。”追求笔墨意境,才是书法艺术的高要求。当然,草书也要遵守文字规范,汉字毕竟是书法艺术的基础,这是不言而喻的。

隶书

传世经典隶书很少墨迹,大都是刀刻的,清人写隶,模仿刀刻效果,谓之“金石气”。这可以看做写隶书的一种形式。而现在的隶书都是手写的,二者之间肯定会有差异。那么有没有另外的形式呢?

隶书既然是写出来的而非刻出来的,就应该追求表现书写意味,使他成为鲜活的东西。

册页

当今书展以册页投稿者甚多,大约以为册页有装饰之形式,较未装裱作品为可观。其实册页亦有局限,因幅式形制所限,不能任情挥洒,驰骋笔墨;且以横式为限,行气难以变化出新,尤以大字,收放敛放之间,每觉掣肘而不能酣畅。

我比较喜欢以大字写册页,因为这对作者结体和章法意识及把握纵敛收放的关系、变化平衡的技巧都是一种挑战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艺术就是“带着镣铐跳舞”。能写好册页,写大幅作品应该没有太多问题。

我之写大字册页,注意笔墨的浓淡枯润,结体的纵敛卷舒,体现行气的变化贯通,或累累乎端如贯珠,或浩浩乎泄如江河。其实前人已经给我们创造出了很多艺术手法,就看我们对书法传统掌握多少。各种手法的搭配调剂,并没有固定的模式,所谓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。这也是书法艺术魅力之所在。

多年来,庶务冗繁,然而但有余暇,定能凝神静虑,杜门谢客,搦管染翰,作书竟日不倦。当此时也,唯觉心底宁静,如对至尊,故多年来积小字册页数十本,迄未示人。今之所展者,不足半数,乃以如歌之书法岁月,与观众分享也。

对联

对联的书写有它特殊的要求,一方面,既是对联,就要求工整、对称、贯气、呼应;另一方面,又须根据书体和内容的不同,在创作中尽可能地表现变化,在一定的范围内打破均衡对称,表现一种不齐之齐、不工之工,追求流动的气息、动态的呼应。如何理解和把握,也许会因人而异。

我有一首论书绝句云:“雁行鱼贯写来工,自有参差造化功。不对应中成对应,莫将算子效冬烘。”

生与熟

书家多愿意写生的内容,而不愿写太熟的内容,盖因生的内容具挑战性,易出新意。然新内容遽入创作,需先写小样,对结字、避让、转行关碍处了然于胸,再行正式创作,庶免仓促间抵牾不合。这方面曾受我的老师费新我先生的启发。费先生每书一新的内容,必先以铅笔画小样,再放大试写,俟成竹在胸,方正式创作。我认为,至少是写大幅作品,事先试写是很有必要的。

书法创作过程中充满了对立统一,生与熟也是一对矛盾范畴。生则易出新意,然易失之粗疏;熟则易落窠臼,然易得于谨严。书家当避免熟而入俗,力求熟后能生,境界自能高远。



散文诗页

窗台气象

□葛道吉

春在窗台

春在窗台上。

那是一扇古旧的窗户,木制的窗棂上有精细的浮雕,已经有点模糊了,好像是一只鸟,在几朵不知名的花间轻啼。春听着它的叫声,清亮悦耳。

枝头的嫩芽是恋着春的情影,装点着绿树的梦。微风轻拂,把欣喜与惆怅洒向窗台,散发出幽幽的芬芳。

就那样倚在窗台上,那扇古旧的窗户,框着春清秀的脸庞,还有如晕染一般的柔柔美美的阳光。

春在窗台上。

那是一扇金属明亮的窗户,塑钢、铝合金的窗棂上有明快的线条,光照着,把长尾巴羽翎投进窗户,引凤招蝶。春日陪着五彩的缤纷,醉了明媚。

池塘的白鹅是春和水的讯息,演绎着冬的滑稽。月光飘洒,把希冀与憧憬泄向窗台,洒散出生动的图画。

就那样倚在窗台上,那扇明亮的窗户,映出春婀娜的身影,还有如山体一般的强强壮壮的阳刚。

时光从屋前的窄道经过,很少注意到窗台上的春,偶尔抬起头,却只见一扇古旧的窗户或一扇金属明亮的窗户。抑或注视到斑驳的树影间隐隐约约的那张清秀的脸,还有一点红

红艳艳的影子,那是窗台上那盆小花。它还是花苞的时候,春也就注意到了,现在的的确是红艳的色彩。

春在窗台上。它用风的手笔描绘出玉川大地满园的风光。

霜叶在窗

是那场雨熄灭了尖利、豪放、激越的蝉鸣的高亢。

是又一场雨无情地打湿了翻飞的燕羽和舞动着的蝶、蜂的以及蜻蜓们的薄翼。

是那场雨后透出的高天上的淡云,用清明亮丽的形式鼓圆了腮帮吹响了号子,集结了月亮的晶澈和星斗的眉来眼去,逼仄了凶猛的烈焰和蒸腾的暑气。

城市的柏油路面不再羞涩,挺起了硬朗的脊背和姿势,任由落叶的抽打和车轮的抚滑。

老农烟锅里的一杯景色,在粗壮的拇指肚上撒娇。让高粱、大豆、谷子特别是辣椒好生嫉妒,就私下商量好了,没明没夜地、肆无忌惮地盗窃着太阳的光泽,终于涨红了各自的脸庞。玉米、谷子挺起傲慢的胸膛。柿子、辣椒更是蛮横地挤向农家高高的窗台,企图诱骗不安分的未进学堂的毛毛和丫丫。

那夜地下潮白了,差不多一铜钱厚。不经意间沿月光洒向了深沉的叶子,豪放的绿色霎时暗淡失色。窗户在蒲扇的休息中随时紧闭,枕边的季节惺忪开我的睡眼,那一时我醉了:月光的晶莹把那枚着霜的叶子印在窗玻璃上,柔美着丰满,生动出我周身的不安和不安后的舒适!

雪落窗台

北国之冬,如果没有雪,便黯然失色。

冬天因雪而自豪出尖刻的凌厉。冬天因雪而骄傲出孕育的幸福。当雪落大地冰封过后,哗啦啦解冻掉柳枝的脐带,冬和雪便举着春的笑脸把自己隐藏。

雪太美丽太可爱太天生丽质温润典雅人见人爱了!当雪潇洒曼舞着纷纷下落的时候,有多少男男女女跳跃着伸臂接纳,有多少男男女女仰面陶醉沉浸在雪拂面颊的深情中!

看到雪不仅仅是白色的,有时是红色的,有时是绿色的。

当不知不觉间雪完全揪住你的心的时候,你像母亲蒸馍一样团出的雪团就有十几个了,小手却没有了先前的灵巧。更糟糕的是,母亲惊慌着嚷叫:“孩儿啊!快来屋,小手成红萝卜了。”看看,手确实给染红了!

当一夜间覆盖了大地,辽阔出天地一色的时候,田野就没了麦垄的轮廓。太阳躲藏在高处偷看一眼,突然有一棵麦苗悄悄掀开了被角在窥视,正好被我看见:麦苗被浸染成脆嫩鲜绿的绿!原来灰突突的暗色消失了。

雪太温柔太秀气太高雅太有气质了。当你在梦境中醒来,窗玻璃的亮光吸引了惺忪的睡眼,有翠鸟在窗台上跳跃,并有清亮之音在歌唱。轻撩窗帘,在翠鸟展翅飞奔的同时,美景掠窗:雪积满了所有的空间,屋檐遮挡不及,就给出半拉窗台,难怪翠鸟找到这落脚的地方呢!

我阅读着雪落窗台的爪印,便读出一首诗的韵味!



婚姻家庭

强女人和她的弱丈夫

□郑喙

这女人太强悍了,一圈的人都有些看不过眼。她说:“徐智勇,把烟掐灭!”我那有着个智勇双全名字的同学带一脸讪笑:“求你给我点面子吧,就抽这一根,行吧?”

她起身推开椅子,走了过去,伸手扭住他耳朵不依不饶:“掐灭!别等我发火啊!没你什么好果子吃!”徐智勇乖乖将手里的烟在烟缸里摁灭。

这是一次同学聚会。两个多小时,她冲徐智勇发号施令多达三十余次,一目光锋利的眼睛时刻盯在自个儿老公身上。“酒只能喝三盅!”“红烧肉太油腻,少吃点儿!”“弯腰弓背的,你就不会坐直些?!”这聚会整个儿成了她表演的舞台。她就没想过,一爷们儿,被老婆管得死死的,谁能直得起腰来。

要说,徐智勇也不是什么窝囊之辈,上学那会儿,也是偷过老师家种的黄瓜,球场上打过架的狂放之徒呀!这只能说,一物降一物吧?

打从他结婚之后,同学们经常性的相聚就来得少了。有时候想约他出来泡泡吧什么的,电话里他总是磕磕巴巴地拒绝:“恐怕不行呢!老婆说了,晚上得回家看书学习。”

我们都知道,他那会儿正在准备考中级建造师证。不是英雄难过美人关,实在是英雄寄身低矮屋檐下,不得不放低了身段。徐智勇是我的高中同学,上了三个流大学,毕业之后,工作上一直不顺心,经济主导权一直在老婆那里。经济决定上层建筑,这却是半点不假。

一年之后,徐智勇拿到了建造师证,在一家颇有名气的房地产公司谋了份新职,薪水自然也大幅上涨。俗话说,钱是男人胆。这回他腰板该直起来了吧?岂料还是没有,每月收入全部上交,兜里只有可怜的一点零花钱。再约他出来玩,他还是那么磕磕巴巴地拒绝:“不行啊!老婆说了,每月的消费计划月初已经拟定,不在计划之列的钱一分都不能花。”

你说,这徐智勇怎就这么怂呢?几年时间过去,徐智勇两口子又买了两套房子,换了漂亮的新车。这才让我们感到惊讶和震撼。

今年元旦,一年一度的大型同学聚会如期举行。近百号人聚会,男女是分开的,我恰与徐智勇坐在一块,就问他生财之道。他嘿嘿一笑:“全靠我老婆打理得好,她整天泡理财论坛,家里钱的投资啊什么的,都她一手操办,我也懒得过问,当个甩手掌柜挺好的。”他老婆的话又传了过来:“徐智勇,虽然我给你当司机,酒还是不能多喝啊!”

同学聚会后,我对此很是思索了一阵儿。夫妻之间,或者并没有谁强势谁弱势之分,关键是两个人心在一块儿,劲往一处使,把日子过好吧。有时候,男人弱势点儿,反倒是一种有益婚姻有益人生的催化剂。



聊斋闲品

饽茶

□胡竹峰

我是喝茶的。茶令人幽,茶令人爽,一个人舍弃了抽烟喝酒,若不在茶水里寻些乐趣,简直有些对不起自己。

又一个雨夜,无聊且漫长,这样的辰光对一个浪迹北国的男人来说是难熬的。客居他乡,诸事索然,只好以文度日,且耐今夜书读厌了,那就喝茶吧。杯茶一手,即便身处闹市,也能平心静气,觅得一丝闲适的,如果恰逢好茶,简直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了。自在地裹一口茶汤,看外面世界千帆过尽,闭上眼睛,身上仿佛长了翅膀,虚生出清风明月的疏朗,湖上采莲,莲女依窗,窗前赏花,花下谈情,青衫潇洒,秀眉如画……

朋友里喜欢茶的不多,喜欢酒的不少。

在我看来,热爱酒的人,是勇敢的,当然不喜欢的人,也不能说他们胆怯,但滴酒不沾者,多少会给人柔弱的感觉。酒肉是富贵之物,朱门酒肉,我等凡夫俗子以茶蔬为食,则是以苦为生,不过我能苦中找乐,但苦中作乐毕竟是少数人的性情。酒友多,茶友少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常常是这样,饭吃到最后,大家都小醉微醺,嚷着还要去唱歌。夜里冷意淡淡,街灯溟蒙,我独自一人散步回家换上拖鞋,披上旧外套,蜷进沙发里喝茶。

有人爱喝放糖的红茶,我不喜欢,太甜了,抹杀了茶的清香与苦涩。

我喝茶,向来清饮,茶叶自有茶叶的香,不必要放梅花、茉莉、蔷薇之类添加物,搞不好喧宾夺主,最起码会串味。我看见有人的茶杯里放了枸杞、菊花,还有西洋参片,我在心里对茶说:委屈你了,让你成了交际花。人心隔肚皮,饮食的喜好更是隔了十万八千里。

喝酒要快,慢慢品,则难以下咽。喝茶不妨慢一些,让茶水在口腔四溢轻漫。从嘴唇开始到牙齿,到舌尖舌根,让后让一泓茶水在口腔回旋。喝快了,纯粹止渴,未免失之韵味。

我近来喝茶,从洗杯子开始,我将玻璃杯洗得透亮,我将白瓷盖洗得发光,我将紫砂壶洗得明润。有时候碰巧紫砂壶与白瓷杯堆放一起,红白相叠,大小参差,幽僻中颇有喜气,白瓷似雪,一尊紫砂,红艳绝伦,此情此景,令人不禁为之失笑,我突然想起“一树梨花压海棠”的诗句来。

此情此景,仿佛旧时员外郎拥着一群小妾出门踏青,员外郎面色枣红透黑,身材壮实,一众小妾娉婷袅娜。

从喝茶到饮食男女,我自得其乐。

你们喝酒,我饽茶。